

<<麦田里的守望者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麦田里的守望者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5676128

10位ISBN编号：7805676127

出版时间：1998年9月第一版 2001年1月第6

出版时间：译林出版社

作者：[美国]J . D . 塞林格

页数：198

译者：施咸荣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麦田里的守望者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讲述了主人公是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·考尔德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之一，霍尔顿出身中纽约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。学校里的老师和自己的家长强迫他好好读书，为的是出人头地，以便将来买辆凯迪拉克，而在学校里一天到晚干的，就是谈女人，酒和性，他看不惯周围的一切，根本没心思用功读书，因而老是挨罚，到他第四次被开除时，他不敢回家。便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夜，住小旅店，逛夜总会滥交女友他在电影院里百无聊赖地消磨时光，糊里糊涂地召了妓女，情不自禁的与虚荣的女友搂搂抱抱，与此同时，他的内心又十分苦闷，企图逃出虚伪的成人世界去寻批纯洁与真理的经历与感受。这种精神上无法调和的极度矛盾最终令他彻底崩溃，躺倒在精神病院里。

## <<麦田里的守望者>>

### 作者简介

作者塞林格全名杰罗姆·大卫·塞林格，一九一九年生于美国纽约城，父亲是做于酪和火腿进口生意的犹太商人，家境相当富裕。

塞林格十五岁的时候，被父母送到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军事学校里住读，据说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中关于寄宿学校的描写，很大部分是以那所学校为背景的。

一九三六年，塞林格在军事学校毕业，取得了他毕生唯一的一张文凭。

从一九四一年在《小说》杂志上发表他的头一个短篇小说起，到一九五一年出版他的长篇小说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止，在十余年中他共发表了二十多个短篇，有些短篇还在《老爷》、《纽约人》等著名刊物上发表，从而使他在文学界有了一点点名气。

成名后他隐居到乡下，特地为自己造了一个只有一扇天窗的水泥斗室作书房，每天早晨八点半就带了饭盒入内写作，直到下午五点半才出来，家里任何人都不准进去打扰他；如有要事，只能用电话联系。

他写作的过程据说还十分艰苦，从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出版后，他写作的进度越来越慢，十年只出版三个中篇和一个短篇，后来甚至不再发表作品。

偶尔有幸见过他的人透露说，他脸上已“显出衰老的痕迹”。

他业已完成的作品据说数量也很可观，只是他不肯拿出来发表。

不少出版家都在打他的主意，甚至在计划如何等他死后去取得他全部著作的出版权，但至今除本书外，作者只出版过一个短篇集《九故事》（195）和两个中篇集《弗兰尼与卓埃》（1961）及《木匠们，把屋梁升高；西摩；一个介绍》（1963）。

## &lt;&lt;麦田里的守望者&gt;&gt;

## 书籍目录

你要是真想听我讲，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在什么地方出生，我倒霉的童年是怎样度过，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，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·科波菲尔式废话，可我老实告诉你，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。

首先，这类事情叫我腻烦；其次，我要是细谈我父母的个人私事，他们俩准会大发脾气。

对于这类事情，他们最容易生气，特别是我父亲。

他们为人倒是挺不错——我并不想说他们的坏话——可他们的确很容易生气。

再说，我也不是要告诉你他妈的我整个自传。

我想告诉你的只是我在去年圣诞节前所过的那段荒唐生活，后来我的身体整个儿垮了，不得不离家到这儿来休养一阵。

我是说这些事情都是我告诉D.B.的，他是我哥哥，在好莱坞。

那地方离我目前可怜的住处不远，所以他常常来看我，几乎每个周末都来，我打算在下个月回家，他还要亲自开车送我回去。

他刚买了辆美洲豹，那是种英国小轿车，一个小时可以驶两百英里左右，买这辆车花了他将近四千块钱。

最近他十分有钱。

过去他并不有钱。

过去他在家里的時候，只是个普通作家，写过一本了不起的短篇小说集《秘密金鱼》，不知你听说过没有。

这本书里最好的一篇就是《秘密金鱼》，讲的是一个小孩怎样不肯让人看他的金鱼，因为那鱼是他自己花钱买的。

这故事动人极了，简直要了我的命。

这会儿他进了好莱坞，当了婊子——这个D.B.。

我最最讨厌电影。

最好你连提也不要向我提起。

我打算从我离开潘西中学那天讲起。

潘西这学校在宾夕法尼亚州埃杰斯镇。

你也许听说过。

也许你至少看见过广告。

他们差不多在一千份杂志上登了广告，总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骑着马在跳篱笆。

好像在潘西除了比赛马球就没有事可做似的。

其实我在学校附近连一匹马的影儿也没见过。

在这幅跑马图底下，总是这样写着：“自从一八八八年起，我们就把孩子栽培成优秀的、有脑子的年轻人。

”完全是骗人的鬼话。

在潘西也像在别的学校一样，根本没栽培什么人才。

而且在那里我也没见到任何优秀的、有脑子的人。

也许有那么一两个。

可他们很可能在进学校时候就是那样的人。

嗯，那天正好是星期六，要跟萨克逊·霍尔中学赛橄榄球。

跟萨克逊·霍尔的这场比赛被看作是潘西附近的一件大事。

这是年内最后一场球赛，要是潘西输了，看样子大家非自杀不可。

我记得那天下午三点左右，我爬到高高的汤姆孙山顶上看球赛，就站在那尊曾在独立战争中使用过的混账大炮旁边。

从这里可以望见整个球场，看得见两队人马到处冲杀。

看台里的情况虽然看不很清楚，可你听得见他们的吆喝声，一片震天价喊声为潘西叫好，因为除了我

## &lt;&lt;麦田里的守望者&gt;&gt;

，差不多全校的人都在球场上，不过给萨克逊·霍尔那边叫好的声音却是稀稀拉拉的，因为到客场来比赛的球队，带来的人总是不多的。

在每次橄榄球比赛中总很少见到女孩子。

只有高班的学生才可以带女孩子来看球。

这确实是个阴森可怕的学校，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它。

我总希望自己所在的地方至少偶尔可以看见几个姑娘，哪怕只看见她们在搔胳膊、擤鼻子，甚至在吃地傻笑。

赛尔玛·绥摩——她是校长的女儿——倒是常常出来看球，可像她这样的女人，实在引不起你多大兴趣。

其实她为人倒挺不错。

有一次我跟她一起从埃杰斯镇坐公共汽车出去，她就坐在我旁边，我们俩随便聊起天来。

我挺喜欢她。

她的鼻子很大，指甲都已剥落，像在流血似的，胸前还装着两只假奶，往四面八方直挺，可你见了，只觉得她可怜。

我喜欢她的地方，是她从来不瞎吹她父亲有多伟大。

也许她知道他是个假模假式的饭桶。

我之所以站在汤姆孙山顶，没下去看球赛，是因为我刚跟击剑队一道从纽约回来。

我还是这个击剑队的倒霉领队。

真了不起。

我们一早出发到纽约去跟麦克彭尼中学比赛击剑。

只是这次比赛没有比成。

我们把比赛用的剑、装备和一些别的东西一股脑儿落在他妈的地铁上了。

这事也不能完全怪我。

我得住地站起来看地图，好知道在哪儿下车。

结果，我们没到吃晚饭时间，在下午两点三十分就已回到了潘西。

乘火车回来的时候全队的人一路上谁也不理我。

说起来，倒也还挺好玩哩。

我没下去看球赛的另一原因，是我要去向我的历史老师老斯宾塞告别。

他患着流行性感冒，我揣摩在圣诞假期开始之前再也见不到他了。

他写了张条子给我，说是希望在我回家之前见我一次。

他知道我这次离开潘西后再也不回来了。

我忘了告诉你这件事。

他们把我踢出了学校，过了圣诞假后不再要我回来，原因是我有四门功课不及格，又不肯好好用功。

他们常常警告我，要我好好用功——特别是学期过了一半，我父母来校跟老绥摩谈过话以后——可我总是当耳边风。

于是我就给开除了。

他们在潘西常常开除学生。

潘西在教育界声誉挺高。

这倒是事实。

嗯，那是十二月，天气冷得像巫婆的奶头，尤其是在这混账的小山顶上。

我只穿了件晴雨两用的风衣，没戴手套什么的。

上个星期，有人从我的房间里偷走了我的骆驼毛大衣，大衣袋里还放着我那副毛皮里子的手套。

潘西有的是贼。

不少学生都是家里极有钱的，可学校里照样全是贼。

学校越贵族化，里面的贼也越多——我不开玩笑。

嗯，我当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尊混账大炮旁边，看着下面的球赛，冻得我屁股都快掉了。

只是我并不在专心看球赛。

## <<麦田里的守望者>>

我流连不去的真正目的，是想跟学校悄悄告别。

我是说过去我也离开过一些学校，一些地方，可我在离开的时候自己竟不知道。

我痛恨这类事情。

我不在乎是悲伤的离别还是不痛快的离别，只要是离开一个地方，我总希望离开的时候自己心中有数。

要不然，我心里就会更加难受。

总算我运气好。

刹那间我想起了一件事，让我感觉到自己他妈的就要滚出这个地方了。

我突然记起在十月间，我怎样跟罗伯特·铁奇纳和保尔·凯姆伯尔一起在办公大楼前扔橄榄球。

他们都是挺不错的小伙子，尤其是铁奇纳。

那时正是在吃晚饭前，外面天已经很黑了，可是我们照样扔着球。

天越来越黑，黑得几乎连球都看不见了，可我们还是不肯歇手。

最后我们被迫歇手了。

那位教生物的老师，柴柏西先生，从教务处的窗口探出头来，叫我们回宿舍去准备吃晚饭。

我要是运气好，能在紧要关头想起这一类事情，我就可以好好作一番告别了——至少绝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做到。

因此我一有那感触，就立刻转身奔下另一边山坡，向老斯宾塞的家奔去。

他并不住在校园内。

他住在安东尼·魏恩路。

我一口气跑到大门边，然后稍停一下，喘一喘气。

我的气很短，我老实告诉你。

我抽烟抽得凶极了，这是一个原因——那是说，我过去抽烟抽得极凶。

现在他们让我戒掉了。

另一个原因，我去年一年内竟长了六英寸半。

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差点儿得了肺病，现在离家来这儿作他妈的检查治疗那一套。

其实，我身上什么毛病也没有。

嗯，等我喘过气来以后，我就奔过了第二。

四街。

天冷得像在地狱里一样，我差点儿摔了一跤。

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奔跑——我揣摩大概是一时高兴。

我穿过马路以后，觉得自己好像失踪了似的。

那是个混账的下午，天气冷得可怕，没太阳什么的，在每次穿越马路之后，你总会有一种像是失踪了的感觉。

&hellip;&hellip;

<<麦田里的守望者>>

编辑推荐

其它版本请见：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

<<麦田里的守望者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